

山 東 文 学 出 版 社

审美化生存

边缘地带的
伫立与徘徊

BIAN YUAN DI
DAI
DE ZHU
LI YU PAI HUI



审美随笔丛书

审美化生存：

边缘地带的伫立与徘徊

SHENMEI HUASHENG CUN

张伟德 著

山 東 文 藝 出 版 社

审美化生存

边缘地带的
伫立与徘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美化生存:边缘地带的伫立与徘徊/张伟德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审美随笔/林少雄主编)
ISBN 7-5329-1748-7

I . 审… II . 张…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510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6 开本 8.125 印张 1 插页 173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3.90 元

序

言

有一位写小说的久未见面的朋友，一日偶然相遇，问起其小说创作，该君愤然曰：现在的人像畜牲一样，只知道吃喝，还有谁会看小说？激忿之情，溢于言表，甚至隐含了些许恶毒。

个中偏颇与尖刻，自不必去说，只是它却引起了我在小说之外的两点想法：一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到底需要不需要精神食粮与高雅的艺术享受？二是当代学术研究到底该以何种形式表述方能达到最佳效果？

对于前一个问题，从学理上来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目前的现实却是复杂又不容乐观的，也绝非几句话所能回答的。

对于后一个问题，主要是出于自己专业研究的困惑。自从进入复旦以来，我选择了中国古典美学为自己的专业主攻

方向，然而近年来在自己专业方面系统研究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了一些困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惑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自己所处的圈子里不断弥漫。大家普遍感到深奥的美学理论在当代社会中处在了这样两方面的尴尬境遇中：一是美学理论越来越脱离日益生动鲜活、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日益艰深和晦涩，越来越蜕变为书斋中孤芳自赏的自言自语和纯粹的一种文字游戏；二是大众对美学的日益疏远及其审美趣味的日渐萎靡，使得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与功利。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对于前一个问题，也许源于美学这一学科强烈的理论思辨性及其理论构建的日益完善与深入；对于后一个问题，也许意味着社会大转型时期其成员必然的一种价值取向，相信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必然会有所改变，然而这也许又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因此除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外，迫切需要有人在联系高深理论与现实社会、抽象学理与鲜活人生、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从出版界的情形看，“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之后，随之而来的短小精悍、意蕴丰富的散文随笔不断走红。这是时代的必然，因为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与人们闲暇时间的减少，艰深的理论著作和枯燥的长篇大论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日益疏离（这里不包含价值判断），因此对于大众来说，需要大量篇幅短小、形式活泼的学术性通俗读物来整合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虽然有许多随笔，包括学者随笔，但还没有一种试图将美学理论与普通大众及其现实生活相融汇的审美随笔类的丛书，因此该书作者一致认为需要一套丛书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日益浓郁，因此作为人类生命底蕴的美的意识在日益复苏，于是对美的渴望和新的审美观念的不断形成，将成为当代人们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该丛书的宗旨之一，便是试图通过轻松愉悦的阅读活动，在唤醒人们的审美意识、强化人们的审美观念、提升人们的审美品位方面做些思考与实践。

丛书作者长期致力于美学理论及审美文化的研究，又有大量散文、随笔及其它一些文学作品发表，因此编者希望整套丛书既具有较为丰厚的学术底蕴，又具有活泼生动的外在形式，同时具有较大的亲和力与可读性。该丛书是有关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及其人们现实生活的审美思考。该丛书共分为六册，它们分别是王振复先生的《凝固的精神》、张伟德先生的《审美化生存：边缘地带的伫立与徘徊》、马驰博士的《阅读“风景”》、张岩冰博士的《审视“第二性”》、张艳华副教授的《不落的帷幕》、林少雄博士的《守护生命》。其中既有对人类借以栖身的建筑的审美考察，又有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审美感悟；既有对山川名胜自然景物的审美思考，又有对人类性别的文化意蕴的审美观照；既有对摹仿现实人生的戏剧的审美辨析，又有对生命赖以存在的人类饮食行为的审美描述，并且力图做到选材独特、视角新颖、观点鲜明、语言舒畅、内容广泛。每一本书既以作者个人某一方面长期、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心得为其文化底蕴，又力求语言优美活泼、内容通俗易懂、叙述生动有趣，从而既有较高的文化品味，又有大众化的可接受性。因此力图使内容贴近生活、语言生动活泼、篇幅短小精悍，既可匆匆浏

览，又可仔细品味，就成为了我们的编辑初衷。当然，由于时间的仓促与别的原因，这套丛书在落实以上编辑思想的过程中，肯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加之这一年多来，本人始终漂泊不定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写作后期同各位作者的进一步沟通与交流，这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全书体例与风格上的统一，好在这样也可以保留每一位作者的学术个性，使得整套丛书更加丰富多彩。

这套丛书的问世，除了各位作者的刻苦努力、精诚合作之外，特别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及编辑郇玉华、吴晓玲女士，如果没有她们果断确定选题、坦诚提供建议、不断提出意见及持久而耐心的督促，也就不会有这套丛书的问世。因此这里我仅代表作者对出版社的魄力表示由衷的钦佩，对责任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林少雄

1999年初冬于黄河之滨

卷首语

不止一次听人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思想的可能性，以及它对客观事实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干预，在此成了问题。审美也许是唯一不需要“思考”的，这就将人们对“审美”作任何思考的企图逼入了绝境，就像笔者在这本书中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徒劳之举。

在读大学的时候，为蒋孔阳先生论黑格尔美学思想的一篇长文所打动，以后几乎有三、四年时间，疯狂地迷上了美学。那时，但凡走进书店，只要在书脊上眇到一个“美”字，就足以让我怦然心跳，倾其囊而购之。其实到头来，关于“美是什么”，或反过来想，“什么是美”，虽经郑州大学进修两年、复又到复旦大学“复兮旦兮”地再修两年，依然不甚了了。不过在这以后，不仅我的学生们奉我为美学家，就连我自己也以为志在美学；不必说同仁们起哄要我以“美

学家的眼光”从沪上代购衣物之类，自然也就不好推辞。后来经一位朋友点破，我所苦苦探寻的，实在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样子，不过终究还是一个“杂家”。不满足于此，复又到复旦访问一年，在俞吾金教授指导下专习哲学，与先生交谈五、六次，看书数十本，于美学、伦理学、神学、哲学本体论、社会意识形态批评、乃至一般的人文—社会学领域荡来荡去，徘徊以至不知其所归。

但思考依然如故，正所谓“机会主义改也难”。不过我的思考从来就不是“纯粹理性”的，我的生活与我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文化，根本不可能赋予我一个“德意志式的”脑袋。而是从一开始似乎就带有一种浓郁的政治意识、文化乌托邦、自然主义的知识信仰，加上似是而非的道德伦理，乃至某种宗教宇宙论式的意识混合体；对了，或还要加上一些莫名的审美冲动与激进的抒情色彩。所以我在这儿所说的思考，既有着直接心灵“感受”、“体验”这样一些朦胧的意识状态，似乎又有着不可自己地为抽象概念所驱动的推论式的思维运动。或许它骨子里倒是更与我们老祖宗的思想承传体系一脉相承：老子的自然主义式的玄思、孔子的社会伦理的教条、庄子的在一个想象加幻想的世界中的神驰销魂，或许还有公孙龙子式的诡辩的巧智。

假如这算得是一种综合的美学式的思维的话，那么我对审美理性的根本怀疑本身就无可怀疑了。所以我不无武断地以为，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是无须接受西方式美学科学理论的指导的。同时我也以为，所谓审美这样一个东西，实际是西方思辨理性的概念虚构。所以美学理论与我对“美”所保有的全部专注与领悟，以及就我对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直

接体验而言，实际上相去甚远，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至于我的误入现代美学运动的“歧途”，仅仅是出于审美式思维的好奇罢了。如果说这种审美式的意识冲动中必然存有某种“思维”的因素的话，那么我认为美学还是与哲学思维结盟的好。但是哲学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属于极少部分专门思想家的事情，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倡导一个“大众哲学”，实际上在它问世以前，就连哲学经典本身，也要开始考虑如何接受大众文化的改造了。

不知怎么，我的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思维的实践，居然成为我生活方式以及内在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甚至是唯一可以意识得到的存在论事实。这似乎当归结为时代生活对我的塑造：毫不驻足的思索、思索，虽然周而复始、回环往复、不可自己。翻开我那被封存了的一页页泛黄的人生记忆，这明显的“被塑造”的痕迹随处可见：小学时，漫画家的父亲，却常和我谈他的“宇宙经”和哲学沉思，所以宇宙、星系、存在、空间、时间等抽象概念，以及康德、海克尔、爱因斯坦等思想家，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形象的印记；“文革”中，从长我十五岁的大哥以及他的蹲“牛棚”的难友们那里，不断听他们“颂唱”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之经典，并听他们关于自然、社会、乃至人权问题的高谈阔论。我那时正好无所事事，于是无聊时开始常往依然开放的边城的一家图书馆跑，那儿成了我消磨时光的好去处。我印象中有36年版本的《鲁迅全集》，还有郭沫若的一些学术著作和回忆录之类的，常抱回来随便翻翻。一次我在图书馆还借到过康德、海克尔的有关宇宙发展论方面的“大字本”的著作。至今在我的一

本笔记本的扉页上，还保留着当时我工工整整地从上面摘抄下来的歌德《上帝和世界》中的诗句——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
长年累月，真诚勤奋，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常常周而复始，从不停断；
忠于守旧，
而又乐于迎新，
心情舒畅，目标纯正，
啊，这样又会前进一程。

这不是全部，但后果则是：之所以思考，进而思考什么、为何思考、又如何实现思考等，对我来说就成为极其在乎的一些问题了。总之，我已不可能将“思考”看得微不足道了，尽管思考给我带来的常常是更多的苦痛和焦灼，但依然乐此不疲。现在看来，对我来说最基本的生活事实就是：生活在塑造我的同时，我却以思维的方式解读着生活。

对我来说，问题已不在于要不要思考，而是如何思考。所以包括审美之类的问题，除了感性个体的具体体验以外，总是会生出关于它的种种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思考”来。长期以来，“思考”被普遍认为是人同世界接近的必由之径。例如，黑格尔对世界的“思维着的考察”，便构成了被他称之为哲学的这样一门涉及终极存在的纯粹知识学的主题。用他的诗意盎然的话来说，“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思考——思维着的考察，

成为哲学的首要构成条件和前提。他在《哲学讲演录》的开讲词中，期望哲学能够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和爱好，希望“这门几乎消沉的科学”重新扬起它的呼声，并希望这个对哲学久已不闻不问的世界，得以重新倾听它的声响。他坚信“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在他的乐观情绪的煽动蛊惑下，以至于我们今人一谈及哲学，总会作出肃然起敬状。笔者也常为这种黑格尔式的情绪所感染，每每意欲在我的心灵之窗中构造出这样一幅光鲜澄明的图景。

对思想者来说，思考的确可以看做是生活的根本要义，甚至可以将其推演为“精神—实践”的经典形式。他们固然可以将自己的思想从思想的实践中抽象为纯粹知识，但我以为，人的审美化生存，以及审美的精神实践，告诉我们的则是：审美首先并非是作为一个思考的、认识的对象而存在，而更多地表现为人对其自身精神心理的特殊的、不可重复的、不可由一个人移植到另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个体“体验”。审美基本上保持着个体的某些原生的、未区分的、混合的意识方式和心理状态的品格和旨趣。有关审美体验和关于这种体验的笨拙的叙说，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人的思考和认识的努力，同其体验内心世界和感知外部世界一样，几近本能地要发出对经验与知识可能性问题的思考，即对意识本身意识，对思考本身思考。那些最早开动了思想机器、创造了人类理性传统的先哲们，在面对世界宇宙之迷的种种好奇与最初的解答中，不仅将知识的可能性问

题，甚至将涉及人类思想和知识的其它一些相关问题，都一并包容于其中了。也许人们一旦开始思考，就再也不能回到纯粹感受的心灵状态，而是倾向于对那些所谓理智的东西以更多的信任和偏爱。所以美学家希望成为社会大众感性生活的导师。但是，人的原生的审美精神一实践的生存方式和意识状态，却不仅没有因人类理性的发展而获得进一步的主体自觉及自主的、自足的发展；反而在人类显意识中倍受怀疑、冷落，并遭到普遍的社会性“污染”。

所以当我动手写这本小册子时，内心始终充满着矛盾，甚至生出许多莫名困惑与不安，深感无法在人们的审美实践与关于审美的知识欲求之间，建立起清晰的、确定性的联系。或许人们在审美地实践着时，总是希望获得某种确定的美学理论的指导；或许人们也需要通过有关知识来实现审美经验的传递；然而对这种指导和传递的有效性，我是深表怀疑的。有关审美的“知识”，或许可以交头接耳由一个人传递给别一个的，但审美“体验”本身，则是充分内在，其精妙处决难言传。此外，当某个人被告知的我的“体验”时，而我所提供的有关资讯，根本上纯属个人的记忆、资讯加工乃至意识虚构；一想到由此而导致的某个人的经验世界“被侵入”、“被植入”的可能后果，我就会产生因难以承担道德责任而生的愧疚感。审美是个体体验的充分实然的状态；而今它却可以不经审美个体的自我体验，而从别个人的经验中索取、引进，就像现时社会大众乐此不疲地复制生活、追逐时尚一样。于我这个“思考”成癖的人来说，自感不曾、也不应拥有这样的义务和权力。那么对于我自身呢？我的“理性”就可以实现对我的“感性”进行征讨与入侵？本以为这

本书的写作，或许仅仅对笔者个人来说还算得是“真的”，但此时也竟成为问题。

审美作为每个人具体感性的直接现实，几乎是每个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经验构成。但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它必须经由主流话语的改造，否则可能因情感的放纵或其他问题而走向堕落。审美首先须被看做是美学的，然后它才能成为人的直接的意识实践的现实：这是当今人类审美意识被告知的无可违背、无可抗拒的基本律则。这不仅是个外在的过程，而且成为内在的过程；个体的自我体验，可以被自我意识的理性贬得一钱不值，由此造成的个体对感性自我的怀疑、忽视、贬斥的后果，进而导致个体“自我边缘化”。使得审美即使是在最寻常不过的日常意识中，也必须“异质化”为某种专家系统和知识标示物，获得某种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的外壳，然后才能得到主体的肯定评价和认同。所以处于美学意识形态及其知识话语体系包围之中的大众审美，必然要为包括意识形态和权威的知识话语体系在内的强势异质力量所剥夺。而从大众审美的特定视角来看，大众的审美文化则导致社会大众的自我放逐，只有于“边缘化的审美”中沉浮，才能于失重中感受自身的存在。人的“边缘状态”，是现代社会对人的社会存在所构成的最大的生存论挑战，人的无家可归感与终极性的“精神失重”被体验为终极之真。或归顺、或放弃，这或许是唯一的出路。不过社会大众选择了“忘却”，所以首先不是大众的审美文化，而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群体，被迫去独自承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围城”之困，乃至惶惶不可终日。笔者即其中之一，茫然却固执地伫立于边缘地带，于主

流文化与日常生活两端作无望的凝视，反复掂量着审美的生存论的份量。

在人的生存世界中，的确存在着不表现为具体事物，也不能为理性所直接观照的对象；因而感性的审美体验，就可能成为指向其存在的可能引导者。审美使人向其感性存在生成并展开，人因而可以在审美中直接体验到人的这种“主体内”性的存在。我们说这是一种主体内的体验，理性在这里，也许可以加强这种体验，或给予这种体验以某种客观的知识学解释却不能代替这种体验。正由于思想者善于对个体体验以知识学的概括与解释，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似乎包括感性审美在内的个体体验，必须首先获得关于这种体验的理性规范和知识学的引导；而似乎只有思想者本人才更懂得如何去体验。不过这仅只是思想者以其自身的理性信念为基础的知识假设；也许这十分有趣，但于审美而言却是无益甚至有害的。除非社会大众有机会接受这种“学说”，否则，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以理性作为审美的基本出发点的。不难想象，当大众陶醉于审美的喜悦中时，哪里有知识理性的位置呢？

知识理性对人类感性的全面专政，在其超越了纯粹美学的及其本体论意义之外，更有其直接功利的政治学目的与图谋。理性以知识话语的方式获得其意识形态地位，而政治则凭借知识理性既有的意识形态地位，向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广泛渗透、扩张，得以形成更为普遍的“泛政治学”的话语权力。在这种话语权威的绝对统治下，人类审美的、道德的、宗教的以及日常生活的存在，甚至“社会无意识”，也必须通过政治学的具体解释，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其“精神

—实践”的人性价值和社会意义。

我不认为社会大众的审美需要由笛卡尔为其提供合理性、真实性的证明。笛卡尔的反思无疑是极其深刻的，对构成认识前提的一些问题尤其敏感，以至于对他的所见、所感的真实性也表示深深的怀疑。他对他的感觉物、乃至整个世界的真实性怀疑使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实的”。不过他终于发现，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即他自己的怀疑或思维。在他看来，在思维者进行思维的时候，设想思维者不存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由此他推论出：我思，故我在；怀疑必须依赖于一个怀疑者，思维自然意味存在着一个思维者，这显然是足以使笛卡尔安心的一个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自然成为检验其思维的真实性的标准。思维性、怀疑性、批判性、以及对思维者、怀疑者、批判者存在的客观性、确切性、真实性的肯定，构成了“笛卡尔”理性的主要特征。对于审美，如同对于思维一样，审美的存在成为审美者和思维者存在的印证。没有哪一个审美者对他自身的存在、以及内在的审美体验表示怀疑的，即使他们并不知道笛卡尔的推论。

从怀疑论的理性主义立场看，凡是不受经典美学理论规范的大众审美生活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事实上已经成为问题。因而人的审美化生存，需要在不断的理论反思中，因反思者本身存在的真实性而获得其存在论的印证；但是在这中间，同样是没有社会大众的位置的。想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自以为是一个毫不驻足的思想者，所以除了我的存在以外，似乎其他一切事物的真实性，都是大可怀疑的。现在我不得不怀疑人类理性的确犯了某种致命的片面性

错误，所以我以为当由我的审美实践来弥补。作为一个审美人，不管如何经由政治化、道德化、理性化的磨砺，如何无时无刻地意识得到的生存境况的险恶和威胁；如果说，我的在世界上的存在必须经由这样一个存在论的磨砺与“炼狱”，始能觅得存在的基本准则和要义的话，那么我要进入存在并占有存在，当然只能以关于存在的整体的终极性的体验和把握为前提。这是我的“笛卡尔”式的关于存在的一个可能终结，我终于听到上帝在天堂所发出的吃吃的笑声了。

多少年不间断的思维，到头来仅仅能够为我的存在提供怀疑论的印证，这绝非我所能够给我自己开的玩笑，除了上帝；然而这不应是真的。此时此刻的我作为审美人，我的存在并不需要什么人的怀疑，也不需要什么人的证明。审美化的社会正在到来，它或许存有许多问题，这不正是怀疑论者求之不得的吗？但是社会大众、包括疲惫的我，却可以在此略作小憩。它的存在是否合理我不能妄加论断，但它的存在的真实性，即使是不加论证也是无可怀疑的。现实的即现实的，假如你需要，它即是合理的；这就是大众所信奉的审美理念与生活巧智。